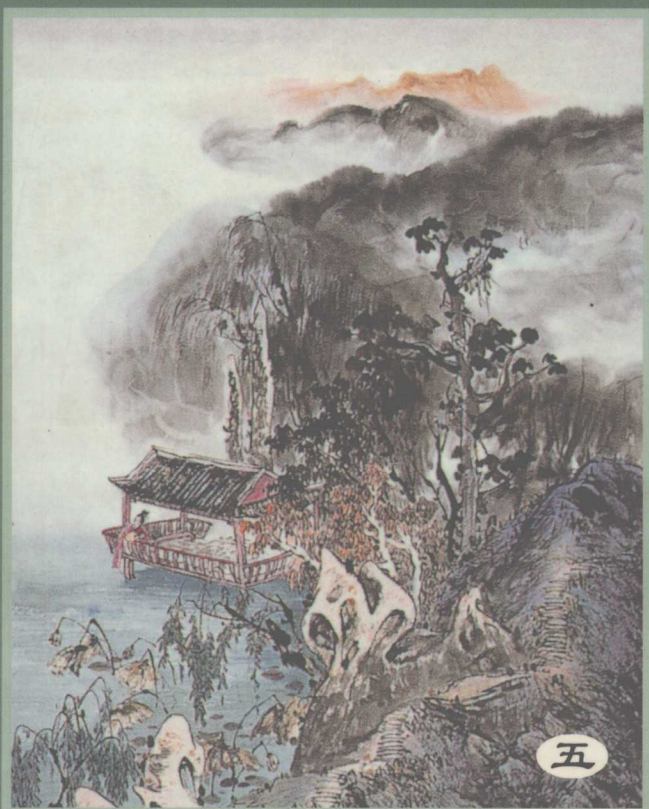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霸海风云

傲笑江湖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28

(五) 云中岳武侠精品

傲笑江湖系列

霸
海
風
云

(五)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十三章	功亏一篑·····	(1525)
第四十四章	身入牢笼·····	(1562)
第四十五章	侠胆慈心·····	(1601)
第四十六章	生离死别·····	(1640)
第四十七章	风雨中州·····	(1678)
第四十八章	天津桥北·····	(1716)
第四十九章	再起风波·····	(1753)
第五十章	血溅洛河·····	(1791)
第五十一章	无畏英豪·····	(1828)
第五十二章	勇冠群豪·····	(1865)

第四十三章 功亏一篑

朗月禅师装睡,要看老花子玩些什么花样,双目确是闭了,用听觉留意老花子的动静。他用鼾声想诱老江湖,反而给老花子捣鬼的机会。

老花子一生行为磊落,可是这次却顾不得许多了。人在危急的生死关头,而且为了朋友或为了自己,常会做出一些不择手段的事情。老花子已别无抉择,拼一生侠名,他也得设法救人与自救,怪他不得。

他想起怀中的蟾酥珠,与自己随身的酒葫芦,投其所好,正用得着。

他向地下一躺,一面去讨米袋中掏酒葫芦,另一手去掏蟾酥珠,嘴里在说:“花子也倦了,喝两口睡上一觉。”

“咕噜噜”,他喝了三大口,每一口酒皆在喉中打滚,声响特大。

葫芦嘴离口,酒香四溢,迎风飘荡,他吧唧着嘴说:“只剩下不足两斤,不够我一顿,还是留下解渴好些,这儿买不到像样的陈年白干了。”

“咕噜噜”,他又喝了三大口。

他将讨米袋推至颈下,上半身支起,架起腿,躺得四平八稳舒服服。右手半抱着乌竹杖,左手握住葫芦颈,掌心中,是鸽卵大的百毒蟾酥珠。他晃着酒葫芦,翘起的右指不住晃动,用苍劲的嗓音:“轻吟劝君摸拒杯,春风笑人来。桃李如旧知,倾花向我开。流莺啼碧树,明月窥金罍。”

轻吟声徐徐流动，葫芦中酒声相和，似击符节。

鼾声止了，朗月禅师的眼睛瞪大了，慢慢坐正身形了。他嗅着扑鼻的酒香，像一头猎犬发现了猎物。

老花子晃着酒葫芦，摇摇头，说：“诗不对景，见鬼！哪儿来的流莺？更没有春花秋月。”

“咕噜噜”，他又灌了三口酒，晃着酒葫芦继续往下轻吟：“涤荡千古愁，流连百壶饮。良宵宜清谈，夜凉未能寝。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他把“皓月”换成“夜凉”，还顺口。

吟完，直晃脑袋，缓缓举起酒葫芦，又要喝啦！

朗月禅师愈听愈冒火，也愈看愈心疼，酒不到两斤，再让他喝几口，岂不精光大吉？

他肚中酒虫大造反，唾沫直往肚里咽，眼中在冒火，脸色中在冒烟，蓦地大吼：“臭花子，你鸡猫狗叫打扰佛爷的睡眠，瞌睡虫被你撵跑了，该死！”

老花子假装吃了一惊，酒葫芦放下了，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好，不叫就不叫。撵跑了大师父的瞌睡虫，罪过罪过，抱歉抱歉！”

他向和尚摇摇右手，表示歉意，左手的酒葫芦慢慢往口边凑。

朗月真急啦！大喝道：“不准喝！”

“怎么？喝酒也能赶跑大师父的瞌睡虫不成？”

“说不准喝就不准喝。”

“和尚，你好不讲理。”

“理三文钱可买十来斤，没人要。”

“好好好，不准喝就不喝，没有什么不得了。没话说，你一个指头儿，可以教我花子死一百次，理永远与强者同在，花子认栽。”

一面说，一面用手去拾取腹上放着的葫塞儿，要塞上葫芦口。

“拿来！”朗月禅师大叫。

“大师父要什么？”老花子歪头问。

“酒葫芦。”和尚的声音有点焦躁。

“噢！酒葫芦是我的命根子，你要豪夺？不成！”

“就要你的命根子，你给是不给？”

老花子坐起上身，朗月禅师突然沉喝：“你要想跑，我教你尝死一百次的滋味。扔过来！”

“好！你行，反正花子奈你不可，给你！”

声落，他左手向前一送，用巧妙的手法，将蟾酥珠滑入葫芦口，脱手扔出。

酒葫芦悠然飞向朗月禅师，口上腹下，均匀地飞出。

朗月禅师伸手抓住，说：“花子，你的内力不坏。”

“过奖过奖。”老花子一面躺下一面答。

“别得意，比起我来，你差上一百倍。”朗月冷笑着说，说完，“咕噜噜……”喝了十来口。

老花子心中暗暗叫苦。毕因这百毒蟾珠，质料坚硬，刚落酒中，一时不易将毒泄入酒内，须待片刻方生效用。如果贼和尚一口将酒喝完，岂不前功尽弃？他必须设法阻止，只消争取片刻便成。

“大师父，喝急酒你不感到煞风景？你是个酒徒，品流下乘得紧。”

朗月放下酒葫芦，冷笑道：“臭花子，你在批评佛爷？”

“不敢，就事论事，大师父休怪。替我留一口。”

朗月哈哈狂笑，笑完说：“你可以嗅嗅酒气。你再啰嗦，我打破你这酒葫芦儿。”

老花子淡淡一笑，躺着吁出一口长气。时辰已到，他用不着担心了。

朗月晃了晃酒葫芦，慢慢凑到口边。

老花子的心已提至口腔，无形中紧张起来。酒一沾舌，该立刻毙命，是否灵光，在此一举。

突然，朗月向左转头，酒葫芦徐徐放下了，凝神向林中倾听。

老花子亦有听觉，心中暗骂“该死的狗东西！”

一条中等身材的黑影，点着一根拐杖，正绕树循声而来，似乎无意隐起身形。

“谁在哪儿？”朗月沉喝。

黑影没做声，仍泰然而行。逐渐近了。

朗月哼了一声，阴森森地说：“你是哑巴的话！佛爷或可饶你，你来得正好。”

黑影还在三丈外，一面走一面说：“不好还来？废话！哪一个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和尚，在我老太婆面前狂妄无礼？”话声一落，人已到了丈外。朗月冷酷地说：“你是老太婆，佛爷用不着你，除非岁月倒流，你年轻五十岁。今晚你得死！”

老太婆阴阴一笑，用凄厉的语音说：“和尚，凭你这些话，你该死一万次。”

“哈哈！我朗月禅师一生中，出生入死何止万次？至今还活得好好地，并未再世为人。哈哈！你准备了。”说完，缓缓站起。

老太婆一听“朗月禅师”四字，呵呵笑道：“原来是朗月禅师，老身刚才冒范了。荒山遇故人，实在难得，久违了。”

“你是谁！”

“通州蛇姆。大师怎么如此健忘？”她走近和尚，晃动着手中蛇杖。

“哦！是范老太婆，快四年了，一向可好！”

“老死不死，倒也粗安。大师何时离开南海的？”

“两年多了，在普陀只待了一年。”

蛇姆挪了挪腰中的大布囊，叹口气说：“当年太白山庄盛会，不是老婆子为人谋而不忠，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事实是令师侄功力太强，粟老儿待人也刻薄寡恩，犯不着替他卖命。”

朗月禅师焦躁地说：“往事不堪回首，别提了。”他将酒葫芦递过，“喝一口酒吧！咱们坐下谈谈江湖事。”

老太婆将酒葫芦接过，突然一怔，说：“咦！怪事！”

她肋下挂着的大布囊中，盛有天下间绝毒的奇蛇。这时，囊中蛇类突然蠢动。

千软金蟾已经成道，蛇类固然是蟾类的克星，但成道之蟾却可

制未成道的蛇类。百毒蟾酥珠之毒，固然无色无臭，但却瞒不了蛇类。毒素随酒香飘出，囊中的毒蛇惊怖的颤抖游窜。

“有何怪事？”朗月禅师问。

老太婆将酒葫芦高高举起，蛇囊的蛇不动了，再往下移，毒蛇再蠢动。她将葫芦置在囊旁，乖乖！蛇在囊中造反，扭动震颤，沙沙之声可闻，并有吹气嘶哑之声传出。

她心中骇然，将葫嘴凑到鼻中猛嗅，说：“酒中有鬼，但却又不像。”

“酒中有鬼？”朗月叫。

“是的，是一种可避蛇类的毒物。和尚，咱无冤无仇，你为何要暗算于我？”

朗月怒叫道：“酒是我夺来的，我已喝了一半啦！臭花子，哪儿走！”

老花子刚站起，要走已来不及了，身临绝境，他反而豪气飞扬，横杖大笑道：“哈哈！花子就没打算活着离开。”

朗月拔出禅杖，冷笑道：“你酒中放了啥玩意？从实招来。”

“哈哈！如有玩意，你早该死了。你夺了我的酒，反而嫌酒有毒，岂有此理！你喝了，我也喝了，谁中毒了？还给我，你不喝我喝。”

朗月果然心中生疑，在蛇姆手中取回酒葫芦，凑在鼻端猛嗅；他不是蛇，自然嗅不出结果，正待将葫芦扔出，蛇姆突然冷笑道：“真正歹毒的毒药，不会有色有味。恐怕这家伙已先服下解药，故而有恃无恐。大师且先运功试试，看内腑有否异常？”

朗月禅师认为有理，便坐下运气行功。老花子向蛇姆叫道：“老太婆，你也是玩毒之人，何不自己喝一口试试？当然啦！要是你害怕，不试也罢！”

蛇姆不上当，阴阴地说：“你少在老娘面前耍花枪，我会找东西试毒，如果证实了酒中有毒，老娘活剥了你。”

朗月禅师困惑地站起，摇头道：“怪！内腑一无异状，不会有

毒。”

蛇姆接口道：“大师且稍等，我去找一条野兽来。”说完，晃身走了。

老花子心中暗暗叫苦，老太婆真是他命中的魔星，要没有她出来打岔，和尚早该见阎王了；要让她找来野兽将毒试出，万事全休矣！

他想脱身逃命，身躯略一移动，朗月便叫道：“臭花子，你要是敢心虚逃命，我要你寸磔而死，你信是不信？”

老花子当然信，他不敢妄动，冷笑道：“姓邝的怨气受够了，你少管我的闲事，总有一天，咱们有清算今晚耻辱的时候。”

“哈哈！凭你这块料，免了吧！不必往自己脸上贴金子。安静些，臭花子，任何念头也不用转，对你有好处。”

不久，蛇姆如飞而至，她带来的不是兽类，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黑衣人，“砰”一声往地下一丢，说：“真巧！这家伙是崂山别馆的人，躲在山上不知有何图谋，正好一用。”

黑衣人浑身战栗，爬起撒腿便跑。

朗月禅师伸手夹背儿提起，将酒葫芦硬向黑衣人口中倒去。倒势太猛，把剩下的酒和里面的蟾酥珠，全倒入黑衣人肚内去了。

和尚手一松，“砰”一声，黑衣人一声不吭，软倒在地。和尚脸色一变，用手一按黑衣人心房。怒叫道：“臭花子你好，你……走得了？”声出，酒葫芦脱手扔出。

老花子刚向林侧一跃，他经验老到，脚一沾地，便向地下一伏飞射三丈外。酒葫芦一发之差，从他头顶擦过，带走了一绺乱发，好险！

朗月禅师没料到老花子会伏地逃命，这是极为丢脸之事，稍有名望的人也不屑用，老花子竟用了，大出他意料之外。

老花子刚挺起上身，暗叫“完了”！蛇姆在前，朗月禅师在后，相距丈余，两人正向他阴森森地狞笑。

“臭花子，我要将你寸磔而死。”和尚厉叫。

“交给我，我用毒蛇治他。”蛇姆阴森森地说。

朗月禅师横定了心，双手扶杖严阵以待，豪迈地敞声笑道：“你们是两人齐上呢，抑或单打独斗？”

蛇姆将蛇杖拂了拂，说：“且让老身问问他，要他说出入口封喉的毒药是啥玩意。”

“快问，且让他多活片刻。”和尚故示大方地说。

“独眼贼，你这毒药何名？”蛇姆开始发问。

“老花子没有兴趣回答。”老花子拒绝。

“你还是说的好，免得少活片刻。”

“老花子行年八十二，早该进坟墓了，不争在片刻。”

“江湖中皆知你独眼狂乞是个光明磊落的英雄，一生中未使用暗器，也未使用药物计算人，为何今晚破戒了？”

“因为活腻了，老悖啦！”老花子自嘲地答。

“是北漠的孔雀胆？”

“非也。”

“是内庭的牵机药？”

“不是。”

“难道是南荒的毒鸩？”

“定然是鹤顶红了！”

老花子哼了一声，不耐烦地说：“亏你是玩毒的一代宗师，怎么这般孤陋？”

蛇姆也不耐烦了，冷冷地说：“能使老身的毒蛇骚动的药物，可能是天蜈珠一类玩意。不必问了，大师下手吧！”

声落，朗月禅师已飞射而出，禅杖前探，五指急抓。

老花子一声虎吼，乌竹杖一抖，一团乌光振向禅杖，身形向左疾闪。

“啪”一声爆响，禅杖将竹杖震得向上一崩，和尚身形似电，左手从空门中探进，急抓老花子的肩井穴。

老花子步步为营，全神贯注小心应付，不救有功但求无过，冷

静地沉着出招化招。右肩一晃，后退三步，臂向下急沉，乌竹杖猛地下带，击向对方伸来的左手。

两人电光石火似的换了两次照面，拆了三招。朗月禅师火起。三招中，对方皆在千钧一发中从指缝间溜走，在必死的危境化险为夷，还像话？连一个独眼老花子都敢和他面对面拼搏，传出江湖岂不教人笑掉大牙？

他一声怒吼，禅杖攻出一招“狂风扫叶”，迫老花子向上纵退，前面的左掌一翻，和一记猛挥。

伽蓝禅功以南海绝学风雷掌发出，只听掌前响起两声殷雷，如山掌劲自右向左急吐。

老花子身在空中，知道要糟，火速运功护住心脉，双手动劲向下一振，消去部分掌力，人借力向右飘退。

掌劲已到，他只觉双手一麻，浑身一震，乌竹杖几乎脱手。同时真气一窒，肌肤若裂，身不由己，向左飞撞。“砰”一声，右肩和右半身撞在一株大树干上，眼前金星直冒天旋地转，乌竹杖脱手，身躯亦向地面栽。

朗月一掌得手，已如影随影追到，伸手便抓。

眼看命在须臾，老花子急啦！拼全力就地一滚一绕，绕到树后再向另一株大树下窜去。

他力道已消失大半，手脚自然不够灵光，慢了些儿，只觉右上臂一震，他知道完了，臂肉丢了一大块，被和尚抓掉了。

他一到另一株树下，左手一勾树干，身躯绕树急荡，冲到树后。

“砰”一声响，含抱大的巨树，被禅杖击中，“扑簌簌”倒下了，差点儿将他压扁。

他右手急拍树干，身躯再向右顺势冲出。可是掌一拍之下，痛得他几乎脱口大叫。

也由于这一痛，冲势锐减，“噗”一声轻响，右腿环跳穴一麻，浑身发软，“啪哒”一声仆倒在地。

朗月禅师恶狠狠地一脚踏住他的臀部，厉叫道：“臭花子，别

慌，我慢慢地剝你。”

脚一捺一送，将他翻转，又叫：“先弄瞎你惟一的独眼，够你受的。”

声落，身躯前俯，左手伸出一根食指儿，向老花子的独眼点去。

“完了，这次真完了！”老花子心中在狂叫，他浑身力道全失，四肢如僵，眼睁睁看着指头儿点到，似乎那根指头愈来愈大。

近了，到了眼前了。他长叹一声，闭上了独眼，等待着指头儿致命一戳。他这一生即使不死也完蛋了。

且回头表表山海之王。

他怀着被骗的愤怒心情，向山下崤山别馆急射。展开了旷世绝学御气飞行术。足点枝梢提气轻身，手足向后徐振，起落间竟远出七八丈之遥，恍若流星移位，看似逸电飞虹，即使在十丈外定神注视，也不易发现他的身影。

崤山别馆中，波罗圣僧被人回敬了一掌，几乎被震伤内腑，心中骇然，这一掌，把他狂傲之气，击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这石破天惊的雷霆一击，不啻告诉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中原绝学不是他想像中的徒有虚名，中原更不是喇嘛教的天堂，不可以任所欲为的。

一掌硬拼，他自己已无再攻的力道，而对方却长啸而去，似乎丝毫未受影响，他怎能不惊？

他在原地屹立，静静地行功调息。其余死剩的十七名喇嘛已先后赶到，在他四周列阵戒备。

祈连隐叟也到了，聚在不远处计议，三十余人先后从各处汇聚，找不到别馆的人；连铁爪神鹰也失去了踪迹。

祈连隐叟死了十余名手下，一无所得，心里像燃烧着一把毒火，怎肯干休？同时由匪哈和另一人的叫声中，他知道夺走玉麟的人，竟然是自己在官道中追丢了的生死仇人，更是愈想愈冒火。千不是万不是，都是贼喇嘛出来打岔，在他与铁爪神鹰以生死作赌注之际，突然下手抢夺玉麟。目下玉麟失踪，仇人也被喇嘛惊走，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找喇嘛还找谁？这口气不出，怎活得下去？

他吩咐手下收拾残局，着手救死扶伤，一面分出人手，将喇嘛们围住了。

双方悄悄地列阵对峙，死斗将一触即发。但在人手未集时，喇嘛们也没有撤走之意，他一时还不想立即发动。论人数，他多喇嘛一倍，但论实力，喇嘛们高手多，实力拉平，占不了绝对优势，他不得不稍为等候。

不久，人手渐集，伤的人极少，凡是躺下的人，以死的占大多数，尸体被堆放在一旁，候令掩埋或带走。

波罗圣僧已调息完毕，精力已复，一看四周形势，便知是怎么回事了，这场恶斗势将无法避免，也正是他拿老阴贼出气之时。

他拾起地下的降龙杖，举手一弹，众喇嘛由环阵变列雁翅，两群人面面对，他向祈连隐叟叫：“老阴贼，咱们就在这儿分个高下。”

祈连隐叟脸色冷厉，说：“贼和尚，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哈哈！是群殴呢，还是单打独斗？人多派不上用场，你的人多得太多，群斗占不了便宜，咱们都是宇内绝世高手，用不着貽人笑柄，羞见武林英雄。你下场，咱们不死不散。”

波罗圣僧亮声说完，大踏步越众而出。

祈连隐叟向左右叮咛一番，也仗黑剑上前相迎，说：“也好，反正你如何死法，不关宏旨，只要死就成。”

两人逐渐接近，两丈，丈六，丈二了。降龙杖斜指，黑色怪剑徐扬，隐隐发出龙吟之声。

两人功力相当，已心里有数，这不是第一次交手，所以相当慎重。

在丈二站住了，两般兵刃遥遥相指，一长一短，同时振鸣。

两人的右脚同时踏出一步，身形半转，两双厉光四射的眼睛，不稍瞬地狠狠对视，举刃的手坚实如铸，胸前呼吸深长而微弱，看不见起伏。两人都知道，功力相当，绝不是片刻便生死可判的，必须养气蓄力以应付万变之局，谁先脱力谁倒霉。他们的护身神功

都有十二成火候，近身相搏的机会不多，因为互相都有顾忌，这是一场拼修为拼造诣的凶狠搏杀，不易取巧，也不可贸然出招，在未至生死关头，不敢轻言出手。

两人向左徐徐移动，转了一次照面，刚用左足一沾原站立之处，突然齐发厉吼，人影疾闪，乌芒急射，褐影化出阵阵杖幕，同时奋起猛扑。

一阵罡风撕裂，劲气迸爆，刺耳声响发出，人影乍合，随即斜错而出，一沾即走，两人换了一次方位，太快了，看不出他们如何出招化招，也没有兵刃相错之声，不知谁抢了机先。这是暴风雨的征兆，风不大雨也不大，即将到来的风雨，行将逐渐凶猛。两人双足一沾地，突又同发虎吼，重新猛扑，人影又合。这次接触也为期极暂，一沾即分，又换了一次方位，只是缠斗的招式更快了些。

在第九次换招之后，身形渐缓。两人神色愈来愈凝重，动如电闪，静如山岳，一步一危机，一动一死亡。

“嘿！”波罗圣僧沉喝，单手运降龙杖，右足踏进左足后跟，身躯扑进，降龙杖似乎平平无奇缓缓递出，点向对方右外肩。

祈连隐叟左足先进，黑色怪剑向杖左错进，猛地沉肘撇剑，身形向左前方急射，“嗡”一声剑啸，百十道振出的乌芒，突然扫向对方肩颈。

波罗圣僧不理乌芒，他要走险了，上身不变冲势，向前急俯，距地面尺余向右出腿平转一道半弧，降龙杖一沉，顺势反扫，诸般变化在刹那间一气呵成，杖已光临对方右肋腰胯之下。

祈连隐叟心中一凛，来不及收剑变招，虎腰一扭，上体斜转，黑色怪剑下沉，“翻身刺虎”绝招出手，一面要削架降龙杖，且要乘隙刺出，反攻对方背肋。

双方出招都捷逾电闪，都在走险，可能是两人的修养不够，忍无可忍了。

波罗圣僧走险不成，反而陷入危局，百忙中撤腕一振，硬砸来剑自救。

“铮”一声龙吟，双刃第一次相触，人影一挫，随即同声大喝，各展奇学抢攻。

风雷大作，似狂风暴雨光临大地，一连串的暴响，如同虎啸龙吟，罡风四面激射，沙飞石走，人影难分，刃影依稀；这才是不要命的抢攻，生死一发你死我活的凶狠搏斗。

双方压阵的人，手心淌汗，徐徐后退，但随时准备扑上。

缠斗片刻，突然一声清越的金铁交鸣响起，人影乍分，两人飞退丈外。

烟尘弥漫中，波罗圣僧的右手半幅大袖，向上急升，在两丈外忽然而降。

波罗圣僧的杖尾，却缠住祈连隐奥的右手大袖，杖一抖，大袖飘落地面。两人都失去一袖，可见双方都在鬼门关里踏进一条腿，却又见机退出，两世为人了。

两人相距两丈余，重新举刃一步步迈进，额上汗光闪烁，胸前不住起伏了。

进至丈二，又将生死一拼了。

蓦地寨门一个人影电射而来，飘过大楼广场，向左一折，便到了斗场。

十七名喇嘛，正被斗场中的险恶苦斗吸引住了，没人留意身后，即使留意，也不易发现，人来人太快了。

斗场寂静如死，呼吸声也难听到，然来的人影没发出衣袂飘风之声，所以仍未被人发觉。

一名老喇嘛的背脊，正好阻住人影的去路。他功臻化境，六识修为不等闲，但仍无法发现人影，已接近他身后，可见这人影的轻功，端的玄之又玄。

老喇嘛正全神注视着斗场，突觉一只大手已按到了他的右肩上，五指即将收拢。他反应够快，肩忽然下塌，一声大吼，右手向后一扔，禅杖尾闪电似向后戳出。

他反应够快，可是没有黑影快，大手向下一沉，扣住了禅杖尾，

左腿疾飞。

“叭”一声脆响，踢中和尚的右臀，和尚身躯前冲。但这一脚他承受得起，臀肉厚，他的护身禅功也已炉火纯青，握禅杖的手仍舍不得放。

奇大的冲力，将他旋了半圈，火速忍痛以千斤坠定下身形，双手握杖，用手一夺。

人影乍现，原来是背着如黛的山海之王。他一脚未将和尚踢翻，杖也未夺下，心中一凛，左手忽出，双手抓住禅杖，向怀里一带。

两人都用上了神力，浑铁禅杖突然拉长了半尺。

山海之王大怒，要让禅杖拉断，还成？一声大吼，全力一振，奇异的神功骤发。

“撒手！”他叫。

老喇嘛苦头可大了，冷热两道奇劲，从杖上传来，直迫心脉，护体禅功散逸，双掌虎口裂开，十指似被重锤所击。

“哇……”他喷出一口鲜血，手一松，“登登登”连退五步，“噗”一声坐倒。

两人交手，乃是刹那间事，说来话长，胜负在瞬间立见，谁也插不上手。

山海之王平时从未用神功暗算人，所以那一掌只用平常手法，老喇嘛方能闪开，不然怎会如此吃力？他夺得禅杖，从左右两个惊魂初定的喇嘛中间，向内急掠，禅杖一点，身形忽止，人站在老喇嘛之前，杖搭在他左肩上，沉声急问：“铁爪神鹰在哪儿？说！”

老喇嘛坐在地下，正在行动疗伤，怎能回答？他又怎知铁爪神鹰逃到哪儿去了。

这一瞬间，十六名喇嘛向前奔到，腾身冲扑，要救同伴的老命。

场中的波罗圣僧和祈连隐叟，先前还不敢分心注意来了什么人，一听喝声便各向后退，玉麟得主来了，且先夺宝要紧，退出丈外后，立即向这儿飞掠。

众人刚冲近，突听山海之王厉声大喝道：“不许走近，要群殴

吗？”

随着大喝声，光华突现，伏鳌剑幻化一道光环，也像一道光幕，将他裹在内面，澈骨寒流四逸，迫得人立身不牢，不由骇然止步。

波罗圣僧只好沉声喝道：“退！围住他。”

“留一面，咱们有份。”祈连隐叟接口叫。

两群人一左一右，各占一面，将山海之王围在中间，所有的兵刃皆向内斜指，虎视眈眈。

光华忽敛，山海之王收了伏鳌剑，张目四顾一匝，不住冷笑连连，在群雄环立之中，他毫无所惧，这份勇气豪情，把众人镇住了。

他左手的禅杖，仍搭在坐倒的老喇嘛肩上。

波罗圣僧横杖迫近，厉叫道：“你是谁？”

“山海之王，神剑伽蓝华逸云。”

“你不是无名小卒，为何逼迫已受伤之人？放开他！”

“要放不难，得回答太爷的问话。”

“你说！”

“铁爪神鹰汤老匹夫何在？”

“已乘乱溜走，你找他则甚？”

“找他要玉麟丹。”

“哼！刚才你夺走了玉麟，还找他的丹？”

山海之王冷笑一声，掏出已成两片的玉麟，向波罗圣僧抛出，沉声说：“假的。告诉我，那老匹夫往那儿逃了？”

波罗圣僧拾起一看，问：“刚才不是这一具，怎会没有头尾？”

“你们抢夺之时，头尾已碎，不信可至大楼前，准可找到断了的碎骸，真正藏丹的玉麟，除了宝刃，绝不会损毁，咱们都被汤老匹夫骗了。”

波罗圣僧将玉麟扔了，狠狠地说：“他跑不了，日后他将死无葬身之地。为了玉麟丹，咱们死伤枕藉，太不值得了。这债也该算你一份，旧仇咱们先清。小辈，你在三年前八月中秋，在太白山庄杀了达尊大师与龙首上人，你不否认吧？”